

□周恒祥

谁是我的“戴安道”

1600多年前一个下雪的夜晚,书圣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子猷,喝了点小酒,吟咏着左思的《招隐》诗,突然想起自己的朋友戴安道。于是让仆人驾上小船,船行一夜,终于到了戴安道家门口。眼看着目的地就在眼前,王子猷却让仆人驾船返航。仆人问他为什么。王子猷悠悠地说:我乃乘兴而来,现在兴尽而返,为什么一定要见他呢?

当你心头郁闷,喝了点酒,想找个人聊天的时候,立马就想到某一个人,这本身就是那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事。王子猷想起的这个人,是常在一起吟诗弹唱的好友戴安道。“戴逵仙去徽之死,乘兴无人更棹船。”戴安道,名戴逵,安道是他的字。“少博学,好谈论,善属文,能鼓琴,工书画,其余巧艺靡不毕综。”这是戴安道的才华。能让眼高于顶的王子猷在大雪天夜不能寐,想去见他,足可见戴安道的个人魅力。

想见一个朋友,就去吧;想念一个朋友,也可以只是想念而不打扰,这是独属于王子猷做朋友的一种美好境界。

不禁想起一个问题:一路走来的人生中,谁是我的“戴安道”?“暖男”苏东坡的“戴安道”应该特别多,其中肯定有一个叫张怀民的人。在农历十月十二日那天,有人问我是什么节。我稍微一想,得出结论:没有呀。但是,有人道出:是苏东坡与张怀民夜游承天寺941周年。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,怀民亦未寝。”那个月夜,两个被贬谪的人在一起赏月,真是令人羡慕的两个灵魂之友。

你会抚掌大笑恍然大悟:可不是嘛!这种友情,叫“怀民亦未寝”。是

的,在人生的旅途上,我们太渴望得到张怀民这样的朋友了。可以想念,可以随时打扰,可以陪伴,可以倾听,也可以交心。这是最好的朋友。

无疑的,张怀民是苏东坡心目中的“戴安道”。

想见的人,就去见吧。这是苏东坡。读作家郭雪强的一篇散文,有这样几行文字,引起我的共鸣:“或读着书,或吃着饭,或走着路,突然会毫无缘由地想起一个人,想起他说话时的语气、表情、动作,仿佛昨日还在一起说说笑笑、打打闹闹,而实际上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见过面。可是,思念突然像扑面而来的风,我很轻易就沉浸其中,分不清思念的是那个人,还是那段纯粹、美好的青春。”

这好像写的是我。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,突然想起一个人;也好像是写我心里的朋友,偶尔会想起他,心底会涌起淡淡的忧伤、淡淡的欢愉、淡淡的寂寞。

在远方,有多年不见而又想见的朋友。

钱钟书曾经这样评说远方的师友:与五位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,有说不尽的恩德;不过,他跟他们的友谊,并非由于说不尽的好处,倒是说不出的要好。“因为他是他,因为我是我。”

想见的人,有说不出的好,但只是想念。这是钱钟书。

有那么一瞬间,会忽然想起一些好久不见有点想念的故人来。想起读师范三年,在上铺头靠头的同学。40多年了,影影绰绰地在我记忆里的,只有一两个了。飞是其中一个。我们都是睡在上铺的同学,我在最北,他靠

我,睡觉时头顶头。每天都要说一些话。至今想来,我们不知道说的什么,反正什么都会说;有时会喃喃咕咕说到夜半,然后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想起另一个同学涛,在我处境最难的时候,他突然打来电话,说是要来看我。第二日,果然驾车从数百里外过来,坐坐,说说,那种心暖的感觉,弥散了好多天。

想起他们,往事自然就会像白雾一样漫上心头。忽忆远方的他们,是因为美好的回忆。

想起远方的一個人,那个人不必知道。心里有他,便是恰好。

渺渺茫茫的人海中,雾气蒙蒙的往事里,依稀记得点滴小事,也许是一件事、一个动作、一个表情,突然在眼前。这是美好时刻的再现。

有时候,我会觉得,远方有一个人能让我偶尔想起,是幸福的;而远方的那个人如果也在那一瞬间想起了我,那他一定也是快乐的。

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“戴安道”,可以是朋友,可以是初恋,可以是同事,是同学,是战友。想起,想见,那就去吧,不要迟疑,不要耽搁。可能一辈子就想起来一回,也可能会多次想起来,可能不会去打扰他,也可能不会去见他;哪怕到了他的门口,也会赶紧回来。见或不见,那份想念都在那里,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灯下独酌,念卿天涯,想念远方的朋友。想起一个人,不一定要有结果。

听一首歌,突然想起远方的朋友:心里有只温暖的手,暖得我心疼;心里有个远的你,远得我心疼。有些沉淀在岁月深处的你,适合想念,不适合相见。越是想念,越是美妙。

张爱玲对于想见的人,是这样的

□姚孝平

我们都是旅行者

小时候,看电视剧《西游记》,最喜欢的人物是孙悟空,火眼金睛,惩妖除魔。长大了,却最佩服唐僧,他回答了“人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”这样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:“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,去往西天拜佛取经。”这念叨每一集都有,虽重复,却非废话,而是一种人生信念。

人生就是取经路,我们每个人都是“唐僧”,都在用一生回答“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”的人生哲学命题。

人离开家这个熟悉的地方,去往陌生但宽阔的远方,是值得纪念和骄傲的事,因为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。我爷爷老了时,总兴奋地说起自己30多岁时,摇着水泥船去乌镇买木材的事。乌镇离我家不过20多公里路,摇船3个钟头,但这是爷爷一生到过最远的地方。别人问他哪里来的,他回答“姚家桥”。父亲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上海,离家乡120多公里。那年父亲22岁,和刚认识的母亲一起坐车去“出码头”。有人问“你们从哪里来”,父亲回答“浙江桐乡”。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,距家乡1200多公里远,那年我29岁,受邀参加“新华每日电讯第一届评论年会”,与会的一名著名作家问我是哪里的,我激动地回答“浙江”。

□陈思炳

说“背景”

“背景”是什么?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释义之一是“指背后倚仗的力量”。也就是俗话说的“有来头”“有靠山”“有后台”。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可谓神通广大,大闹天宫,连玉皇大帝都奈何他不得,可在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路途中,却常被一些妖精打败,如那个黄风怪,放出的三昧神风,威力无穷,就连经过老君八卦炼丹炉考验的孙大圣的火眼金睛也受不了。这些有着惊人本领的妖精,多是来自上界:或为天神的侍童,或为菩萨的坐骑,或为仙道的宠物……总之,都跟上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都是有“背景”的妖精。就说那只灵山老鼠精变的黄风怪,就是跟佛祖如来沾了亲的。这些有“背景”的妖精。往往仰仗从天神那里偷来的种种上界的宝物,胡作非为,不可一世。现实生活中仰仗“背景”为非作歹的也不乏其例。四川某县有一个以余茂尧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,多年来明火执仗作恶。记者前往采访,堂堂公安局局长竟一脸惶恐地说:“不是我们不打,而是打不过他们。”局长的害怕,不是怕“黑帮”,而是怕“黑帮”背后的“背景”——当地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,与之有着非同寻常的瓜葛,明里暗里宠着护着帮着他们。

“背景”的能量实在不可轻视!有“背景”的人可以办成许多按正常渠道办不通的事情;有“背景”的人做错了事,也可以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;有“背景”的人甚至可以无视法规的存在。正由于这些“背景效应”,一些人没有“背景”挖“背景”,有了“背景”用足“背景”。

□赵健雄

墨荷及其他

从把拍荷当成一个主题那天起,发朋友圈的照片,我都调成了黑白。

这世界原本五彩缤纷,但发明摄影术时,却是黑白在先,尽管随后彩照就出现了,但普遍流行,前后要差一百年。种种因素之外,有个很重要的原因,是当年专业摄影师看不起彩照,觉得没品,不艺术。这就长期形成某种路径依赖。

虽然现在早就倒过来了,所有相机出厂预设都是全彩输出,但还是有人喜欢黑白。这不是世界的真相,其实我们也很难知道世界的真相,受感官与观念的限制,人类只能在某种程度某个层面上感知外在事物。譬如先天性色盲,别人一眼就可以在绿叶中看出来的红花,他熟视无睹,很难识别区分。

那么世界于其而言,是不是就迹近遥远的黑白?

这倒也单纯,而且我们确实可以在单纯中体会出并不见得就少一些的内涵。

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色盲患者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有先天缺陷,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,却往往不自知,某种程度上,也确是越糊涂越幸福,因为少了内心冲撞。

回头说我名为“墨荷”的系列摄影,当然是主观的做法,没什么道理好讲,也并非出于艺术上有意的追求。只是由于那几年疫情,种种困扰之下,生活与情绪差不多都是单调的,那表达方式也不妨单调一点吧。没想到转眼就是春秋三载,耽于河东

人从哪里来,由不得自己决定;到哪里去,却可以自由选择。唐僧选择了去西天取经,就坚定不移每天往那里去,虽路遇艰难险阻,但“斗罢艰险又出发”。可贵的是他不忘初心,依然清醒地知道自己“从东土大唐而来”;他牢记使命,“去往西天拜佛取经”。

“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”,是人类永恒的哲学追问,也是脚踏实地、追梦梦想的实践行为。这不光是唐僧,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人生拷问。生活在地球村,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不同民族、不同肤色的村民紧紧相连;茫茫宇宙,球体密布,星河灿烂,我们都是匆匆旅行者,并不孤单。

1977年,“旅行者一号”深空探测器发射升空。1990年,它回望地球,留下了著名的影像“暗淡蓝点”,然后又义无反顾向着遥远的星际空间进发。人类从远古走来,一路披荆斩棘,数万年来一直用行动探索实践行着“到哪里去”的目标。

在地球上,我们每个人都是旅行者;在浩瀚宇宙中,地球也是旅行者。人类和地球一样,渺小却坚定、努力,我们终将弄明白“到哪里去”这个困扰人类发展进程最核心的“终极之问”。

在很多时候,人们尊重的不是某人而是“背景”,人们害怕的不是某人而是“背景”。常有这样一种现象:某领导新到一地或一个单位,人们关心的不是他是否有真才实学,而是先打听他有什么“背景”。有人到某单位办事能否办成,不是看这事是否合法合理,而是看办事人的“背景”。有的人只尊重那些有“背景”、有权有势的人,而没有回归到人自身。正是利用了人们只尊重或害怕“背景”的心理,很多行骗者,冒充“高干子弟”“领导亲属”“首长秘书”等,行骗屡屡得逞。

“背景”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,在权力大于法律的土壤里,尤其容易繁衍滋生。“背景”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拥有的,从实际情况看,一种是亲情相系,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”;一种则是交易的结果,以金钱、美色等为诱饵换来的。“背景”的本质乃权力私有化、商品化的具体体现。而权力的私有化、商品化,必然导致腐败的丛生、公德的沦丧。“背景”的存在,是对法制的藐视。我们要高度重视“背景”的危害,很多时候,我们往往注重对“前台”违法违纪分子的惩治,而忽视了对“后台”“背景人物”的查处。

“背景”最怕阳光。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,很有必要给形形色色的“背景”曝曝光,把其丑恶面目公之于众,让老百姓看看,这些人是怎样纵容、支持违法犯罪活动的,又是怎样在事发后千方百计阻挠案件的查处、包庇犯罪分子的,并依照法纪予以严惩。如此,看谁还敢肆无忌惮地充当“背景”?

所以我仍然去掉片子的色彩,也就是依从已然形成的习惯罢了。还会依从多少年?不得而知。想起来人一生要过这么两三回大江大河也是很不不容易的,稍稍不慎,有时就掉进波浪里去。

但如果光阴停滞,一切如旧,有人称那叫岁月静好,作为当事人也可能很不满意,至少是腻味。

即便拍一张叫自己不腻味的照片也不容易。尤其你有比较宽阔的眼界与知识,就更不容易了。二百多年来,全世界出了多少优秀摄影师啊,当下又有多少感觉敏锐、富有想像力的影像创作者啊。

知道得越多、要求越高,就越不容易。况且现在有了根据文字就能生成图像的软件,还用得着拿相机或手机去拍吗?往后说句话就成了,而且做出来的图片通常比你自己的好,因为它有远比一个人的眼界宽阔得多的视域和由此形成的鉴赏力。

不知道那样的人生会越来越丰富,还是越来越无趣。什么事都有机器替着干了,那我干啥呢?

□游字明

何处识好人

人活在这个世界,永远需要情感上的相互搀扶,快乐有人分享,它会像种子一样扩展;忧伤有人慰藉,它会如河沙上的脚印一样迅速消失

人世间能够搀扶我们的人,拥有一个特别的称呼:好人。

应该承认,生活中有做人基本底线的人占大多数,这些人也可能考虑自己的利益,但特别惹人指背心的事做不来。但一般性心有良心的人与好人是两个概念,前者是人的及格线,后者是人的良好线、优秀线。一般性有良心只会使我们不去害人,有心当好人才会使我们主动去做有益于他人的事。

世间并不缺少好人,关键是我们得拥有一双穿透世俗迷雾的慧眼。现在这个社会,自媒体特别发达,有人整天盯着手机里的小视频,网红说什么他信什么,结果有被骗钱的,有被骗色的,有被戏弄的……你能怨谁?有人喜欢从别人口里认识人。他人对某个人的认识不能说对我们没有参考价值,但必须明白,一个人评价另一个人,背后折射了他的价值观和利益取舍,不能完全代替我们亲自认知。如果有人谓善我们就以为善,人谓恶我们就以为恶,你很可能掉进坑里尚不自知。人也不能从“出息”里去认识人。一个人当了官,发了财,出了名,固然有某些长处,但有“出息”不等于有好品德,更不等于一定值得我们交往,历史上那么多奸臣、贪官,他们没被惩处时都被当作有“出息”的人,可是他们值得交往吗?

在我看来,想“认识”好人,第一需要考量的是此人在关键时刻对别人的态度。一个人正直、善良、真诚,见不得他人受苦,这样的人一定是好人,绝对值得交往。欧阳兆熊(字晓岑,曾国藩喜欢写成小岑)不算个大角色,终生只考了个举人,连县令都没当过,却是曾国藩一生最敬重、亲近的朋友之一,曾国藩的日记、家书里多有了对他的记载。同治四年四五月间,两人见面就超过十次,见面时经常干的事是下围棋、聊天,并没什么要紧的事,由此可见两人的亲昵。两人关系如此之好,有个原因:道光二十年,两人同住京城果子巷万顺店,当时还只是个穷翰林曾国藩得了重病,呼应无人,精通医学的欧阳兆熊集医生、护士、护工于一身,对曾国藩精心照顾,让他及时康复,从此,曾国藩就认下了这个朋友。

我们还应该从对社会的贡献去“认识”好人。某个人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在事业上,希望造福社会,其本性不会太差,就算有些个性的不足,也属于小节。晚清的左宗棠,说话很直接,不懂得迂回,做事也有些我行我素,当时便有人不喜欢他,然而,左宗棠一生勤于政务、清正廉洁、公忠体国,在平定太平天国、收复新疆、开办洋务方面屡建奇功,这样的人难道不算好人?其实,就是对他最有意见的曾国藩,内心也是认可他的,要不,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,就不会在后勤和军事将领的挑选上给予他那么多的支持了。

懂得从何处“识”好人,善待真正的好人,好人才可能像春天的树叶遍布我们途经的每一条道路。

□张勇

树大如何不招风

若论出身,张安世在汉代可谓显赫。其父张汤曾经是汉武帝的宠臣,担任御史大夫。张安世年轻时,就因父亲的缘故荫补为官。武帝时为尚书令;汉昭帝时为右将军,以辅佐有功,封富平侯;宣帝时官至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,集军政大权于一身。

历史上的许多权臣,身处这样的位置往往不可一世,狂傲得不行,而张安世却截然不同,历经三朝,任朝中风云多变,不但地位稳固,而且一直深受器重,这与他做人低调、树大不招风的处世之道密不可分。

张安世曾举荐一人为官,后来该人来到其道谢,张安世觉得为国举荐贤良,本是国家赋予的分内之事,他来谢我,那就是把国家的恩典当作了我个人施予的恩惠,太不合适了。他交代下人以后再也不允许此人踏进张家半步。班固说:“其欲匿名迹远权势如此。”

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,却没有调升,自己去求张安世为他说话。张安世对他说道:“你的功劳很大,皇上是知道的,做人臣子的,怎么能自说长短处!”拒绝了他。不久这位郎官果然升官了,好像跟张安世无关似的。

张安世谨慎周密,每次与皇帝商议大事,决定后,他总是称病退出。等听到皇帝颁布诏令后,再假装大吃一惊,派人到丞相府去询问。所以即使是朝廷大臣,也无人知道他曾参与此事的决策。

大将军霍光去世。御史大夫魏相认为车骑将军张安世是当之无愧的大将军人选。宣帝也正有此意,接纳魏相的建议。张安世心知自己得罪过宣帝,哪里敢担重任。他跪着向宣帝哀求:“老臣风闻传言,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对陛下说吧,拜官的诏书还没有下发,好像臣自作多情一样。不说吧,陛下又未必知老老臣的心思。今日斗胆面见陛下,就是想说他能力实在有限,怎能挑得起大将军留下的这副重担啊!恳请陛下慈悲为怀,可怜可怜臣这把老骨头,使臣得以天年而终。”他说得如此严重,宣帝不禁笑了:“君言泰(太)谦。君而不可,尚谁可者!”几天后,张安世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,不久又改任大司马卫将军。将军官前缀以“大司马”名号意义重大,想当年,只有霍光一人官号前缀以“大司马”,合称“大司马大将军”。张安世加“大司马”衔,实际

上就是获得了首辅的地位。

哥哥张贺无子,以安世小儿彭祖为子。张贺曾抚养过汉宣帝多年,彭祖小时候与宣帝曾一起读书。为了报答张贺之恩,宣帝提出欲封彭祖为侯,先赐爵关内侯。而安世“深辞贺封”,不让封彭祖为侯。宣帝说:“吾自为掖庭令,非为将军也。”安世乃止,不敢复言。张安世为儿子辞封侯不成,“以父子封侯,在位大盛,乃辞禄”。这次皇帝是批准了,“诏都内别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”,下令不再给张安世发放俸禄,给国家一年省下的钱以百万计。

张安世鉴于父亲的教训,对待下属十分宽容。有一回,一个郎官酒后在宫殿内随地小便,主事禀报张安世,要求治罪。张安世回护道:“说不定是汤水洒在那里了,如此小过错哪里够得上人罪呢?”

相反,张世安对家人要求却非常严格。虽然身居高位,生活仍十分简朴,老婆带着好几百奴仆纺纱织布,自产自足。他对门下弟子管束严格,不许他们骄傲自大,荒淫奢侈。张氏一门世代显贵,直至汉末。